

伊犁河西

伊犁河西

水建彤著

Ru Ti / 1427 / 14

葉乾先生指教

水建彤敬



FUDAN JP200000016632B 复旦图书馆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百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虛縻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什於奔山，乃紀其跡於奔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代序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飛越淪陷半載的伊犁區，從積雪纒綿的天山峯頂，乘風飛過一片沙磧，在天山的宗峯下巍然降落，短短三小時零十分的航程，却是三座天山，三個國度三千年的歷史。

自從周穆王西征，到漢時張騫甘英通西域，以及烏孫月氏匈奴的西遷，都在這一段山川大漠之間。周穆王會西王母究今何所？或曰阜康的博克達山，或曰小亞的黎巴嶽山，或曰裏海的高加索山，或曰黑海的蘇欽察山，折中衆說，我以為阿拉木圖的阿爾瑪金山似最可信：（一）周朝版圖，以今日之西北為東南，則其西北必較今日西北更往西北，當日西域至少必指伊犁至阿拉木圖間之地域，游牧民族犬戎，獯鬻，西戎雜居天山嶽麓，因彼等有逐漸向東流遷趨勢，周穆王遂大備車乘，沿天山山脈向西作政治狩獵，遠至何處姑不置論，但其宜撫犬戎，結歡女主，地必在今哈薩斯坦一帶，而哈薩斯坦大山唯阿爾瑪金為最；（二）周故本西方民族，與犬戎等族言語尚可相通，所以穆王還可以和西王母歌辭酬唱，互通款曲；若說穆王得重譯與亞述，巴比倫或迦太基女王相會，豈能有白雲之唱和？（三）穆王政治巡獵，意在犬戎，盤桓勾留不外懷柔，歸而作紀，不得不諱言與西戎女王要盟之事，而附會得與西方故鄉祖母聖母見面，以神話摻合宗法觀念，以維威信。

周穆王說：聞「東土」即今俄人心目中的東土耳其坦，新疆。西王母以為她領域內山靈水秀，獸畜繁殖，足令東土天子樂不思歸，穆天子却假應對西王母的頤口，在竹書作紀的當兒，宣洩他西征考察後的抱負和決策：「和治諸夏，」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萬民平均，」解決土地分配，建立井田的農業社會。當時周朝經營西部邊疆，用「和治」「平均」，今日蘇聯建設東部邊疆用「共和國」，用「集體農場」；不圖周穆王時期欲實行於國中者，三千年後竟大行於其西征之域外，好生不可思議！

三千年間，縱橫方圓三千公里的地域，異族割據，戰亂相尋，烏孫與大月氏兵連禍結，匈奴與大漢家千戈不斷，直到成吉思汗西征，道經此路，又遭鐵蹄蹂躪。直到乾隆年以後，兩國邊隅漸安，到光緒七

年會紀澤還伊犁，把阿拉木圖以東地方畫給俄國，同治三年兩國勘定新疆中俄國界，界長三千公里，從此世居邊界附近游牧民族，視兩國內沿邊皆為晴雨表，俄衰逃華，華亂逃俄，永作游離分子，國界山川不能制限，天山時且飛渡。但因國界遼闊，縱深三千公里之地帶，倘兩國兵戎相見，寸土必爭，雙方犧牲一萬萬人，未必能決勝負；所以，自從兩國之約載在盟府，兩國壤地密邇相接，從來沒有戰爭；在一篇三千年長史中，不啻以前這塊地方如何為民族角鬥流血的古戰場，最近三百年來這邊界却異常謐靜。

可是，這里民族雜沓，以前蒙荒未化的人，祇曉得避禍就福，東西流遷不定，現在，却企圖由被動而取主動，自謀幸福，自求康樂。加之國勢既盛，總不免以己之所善強人以同，利用同化，統一，使國族，差別，矛盾，溶而為一。雅典擊敗波斯色爾西斯大帝的侵略後，組織希臘同盟，會盟帝樂島，與諸小邦約法盟國，與周朝衰時，齊魯等國葵邱之盟，兵車之會，情形彷彿。羅馬帝國鼎盛時代葛雷古臘大帝頒給所有治內之民「羅馬公民」的身份，以為「四海之內，莫非王土；濱海之濱，莫非王臣」。蘇聯自不會例外；像周朝擁有數十諸侯，蘇聯也包含幾許國度（*Imperium in Imperio*），所以我說：「飛越三個國度」。因為伊犁雖然暫時淪陷，斯域永是中亞領土，阿拉木圖是哈薩斯坦共和國的首都，實際上又屬於蘇維埃聯邦治下。

三千年的滄桑姑且不提，這次我三千里的飛行，來到昔時周穆王到過的土地，却有二種因緣：（一）伊犁淪陷後得安然飛越僭號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飛訪哈薩國都；（二）在阿拉木圖之日，適逢哈薩斯坦共和國外交部成立，國防軍改編；（三）從祖國破碎的前門，過訪鄰邦欣欣向榮之後國，更當該國百年來首次抗戰勝利，國勢颯張之頃刻，其歐美人士無緣親見者，我得先睹為快。

祇是，時過境遷，雖說同是炎黃胄裔，穆王來時，挾車騎駿從，召西方百王之長「西王母」，許以「和治諸夏」「萬民平均」，而加以宣撫。我却孑身過訪，馮吊往古盛跡，竟見當年山野，漸臻和治，幾乎平均。以我「東土兒」無緣得見「西王母」的儀容，祇作了一次「蘋蘩之父」城——阿拉木圖的巡禮。

目錄

代序

天山飛渡

蘋果之父城

哈薩立國簡史

哈薩佚史補闕

國立劇院聽歌記

博物館巡禮

八雜市趕集

花間拾得

園林散記

車站景象

不堪回首話當年

農莊制度管窺

牧畜事業概觀
實業情形述略
阿拉木圖再會

天山飛渡

錄舟飛從雲海渡。迎空萬重皆玉柱。

下望點蒼鹿洞雪。已是太古凝停霧。

——飛渡天山雲海口占——

從迪化起飛，地下的田疇也還阡陌成行，井然可觀；可惜百畝之田，不見三五方青綠，——新疆已兩年亢旱，糧食歉收。過天山山梁時，從淺岡，豐丘，到嶙峋萬仞的連坡，沙石層疊，冰豁錯列，這鬼斧神工的造化，怎會令螻蟻不逮的衆生騎入騎出，攻城略地？不善馬術的軍士，不待接戰，已被自然的巨偉迷離所殲滅，何況自然有自然的武器，冰雪風沙，懸崖絕谷！

渡過天山，到了一塊海般平靜的草原，四週以山爲屏風。一片片的綠洲，一道道清流，下望樹林站濃密處，竟是偌大個城市，而且同在這草海上，不祇一個海市蜃樓，五六個也許還不止。像菜園，又像城市，令我想到古波斯的緣起，一切莫園，是一切大城之所自起；這裏凡太古還未涸盡的冰川餘澤所至，就有城市。起先我以爲這必就是蘇聯境內；可是半小時後，真正飛臨蘇聯境內，才發覺適才所過並非蘇聯，乃我伊犁。不曉得駕駛員怎樣一個歪曲航綫，把我帶出國門九城的迷宮，而不自知。

不免感想一番：（一）前人備邊何等周密，知道伊犁爲西北屏蔽，於是修築九座城來守衛；（二）鄰近蘇聯的地方，叢林遺般豐腴，水草如此茂密，越往東，哈密玉門以至武威，倒恁般荒涼，叫陌生人以爲伊犁之美是沾鄰邦之福，中國無能爲力，引起不少錯誤見解。去年此時華萊士先生東來，飛經此道

，曾作如是觀。其實山川地理範圍開拓，也不能完全忽視。

實在，伊犁爲我國西北屏蔽，而阿爾泰山又爲伊犁北方屏蔽，伊阿兩區不但是新疆的寶庫，而且唇齒相依。歷來新疆有亂，伊阿同時不寧，民國元二年新蒙糾紛發生，賴新伊合併始轉危爲安。伊犁富源利賴伊犁河，霍爾果斯河，我飛經斯域，下望兩泓清溪，蜿蜒如澄碧翡翠帶，北望阿爾泰山，內藏黃金，山以金名。自前清乾隆二十八年迄今，我國學犁經營，開墾已著成效者，唯自伊犁河迤北至阿爾泰山，之瑪納斯及布爾津河，形成一條碧綠的肥沃月灣，下望如一條無盡綿長的絨氈。伊犁三角綠洲，以天山阿爾泰山爲兩邊，以天山支脈爲底；有金山，翡翠河，肥沃月灣，和三角綠洲等寶藏。翻過阿爾泰山，便是蘇聯的阿爾泰邊區，據她戰前（一九三八年八月）的計劃，開田三百六十萬公畝，牧馬三百九十二萬匹，牛七百二十萬，羊豬各二百萬，期望成爲蘇聯最大的農牧中心，戰後必有以達成之。翻過天山，便是蘇聯，我所要去的地方。自然，伊犁河以西，就是鄰邦了，因爲條約如此規定。

伊犁河西，過山，却是一片鹼地，似乎上天不公，厚於我而薄於人；飛過不毛之地，地面呈現綠野，經過農機耕過的地，好像蝸牛殼上的青苔，平鋪大地；有時一羣駿馬，奔馳草原，有時鮮紅一片，不知是什麼花菓，方悟人定可以勝天。飛機漸飛漸低，好多熟識的身姿，在陽光下綠滿麥隴的田莊上閃青除草。兩條綠綫，平行無盡的畫出一條林蔭大道，引着飛機前進，自機窗外眺，南面逐漸靠攏一座雪峯，好像碼頭。忽然一座整齊絕倫的城市，呈現眼底，像小人國的著者形容小人國一樣，玩具世界般的理想，理想以外的整齊，嶄新而美麗，叫我形容，自建舉本身言：是綠茸似菌的雪峯山麓的坡上，斜臥當陽的美人魚，乳白色晶瑩的身軀，披著繽紛的海藻——森林，花園；首足上還垂瀉着水珠——雪溪，瀑布。而她的名字叫「蘋果之父」——阿拉木圖。

於是，飛機低飛繞城一周，看個清楚，全城像奶油砌成的一個「非」字。當然橫要添幾十畫，豎也要加兩筆，一橫一豎都是街道，街道兩旁鑲着黛綠花邊。橫豎間距之間便是方方正正的建築。沒有城垣，綠野為緣，雖然子午難求必正，經緯都成直角。比迪化大約十倍，也許不止。市郊工廠林立，我只注意到一座紅磚建築，有砲彈排成整齊的圖案。還而二十幾架飛機，形形色色，排在綠草場上，織成鮮豔的圖案，而我的飛機——巨翅道格拉斯——翩然降落。我國領事來接，我望見車前中國國旗，不勝歡喜。

這是什麼地方？蘇聯的後園，哈薩的國都，相當我國西康，康定。雖是後門，並非廚廁所在；雖是後方之後方，絕不荒蕪。實在，這是蘇聯的「新疆」，在我看來已像北平。能不令人汗顏，安得不汗顏！

蘋果之父城

(一) 移王駿從朝王母。漢使幾度到康居。

猶見如意金剛杵，更思康熙蘋果綠。

——阿拉木圖懷古——

阿拉木圖，哈薩文「蘋果之父」的意思。蘋果林極多，即中國領事館不滿兩畝的花園內，就有一百零三株，我到時，蘋果花剛謝，疊綠之實尚未成果。結果時，大如嬰兒頭顱，紅潤潤。因此，建築圖案多取蘋果花，裝飾色彩多用蘋果綠。蘋果繁息的地方，松杉和白楊也最多。黎巴嫩就是如此，這裏更是如此。因此，令我想起紀元二三世紀時，小亞細亞有城，叫貝陀羅 (Beroe)，在耶路撒冷南，風化岩

石，翻作深淺玫瑰色，依崖鑿雅典，羅馬，或伊斯蘭教聖殿神龕，彷彿敦煌。多色崗巒間，水松叢生，夾雜玫瑰朵朵。阿拉木圖玫瑰繁實，松杉成林，大山之上，多雜色斑斕化石。不同者雪峯纓髻，草不如茵，翠白二色而外，餘僅點綴而已。貝陀羅為古羅馬與波斯交通鉅邑，阿拉木圖在日後中俄交通關係上之地位，恰可比擬。

阿拉木圖的特點有二：（一）風景，（二）建築。先說風景，阿爾瑪金克山，意思是南山；阿爾瑪山島，意思是白山。這兩座雪山，都在青年，高達兩萬英尺，非常峻峭。峯巒雪蓋終古不消，而內心熱火時常迸發。最近蘇聯地質學家認為，阿爾瑪金克山是全亞洲，日本，南洋，以及非洲所有火山之父，之源泉。據阿拉木圖的居民說，一年中發生地震三百餘次。火山，和美麗的石頭，龍潭的飛瀑，雜色的奇葩，參天的松林是有聯帶的關係的。山的巖石彎折，影響雪河的緩急，村郊的規模和物產的範疇。阿爾瑪金克和阿爾瑪山都在城南，加上太陽適度的曙光，這兩座愷白青葱的雪山，放出瀑布，曲澗，山花，異卉，以及一切由於火山，地震而成的自然姿態，顏色，和副產物。火山和冰川在億萬年的週期間歇中靜止着，牠的殘骸未發作以前，像貌姑射山神人般，美麗，嫵靜，神采煥發。

從郊外田隴上望南山，除早晚雨過天青時，雪峯晶瑩，森林曉翠之外，不如從城裏紅軍街和戈果里街的十字路口望去更覺其崇高，峻峭。這是因為城市建築完全與自然環境配合得宜的緣故。阿拉木圖的東西向大街全是柏油路，南北向者，南段已部份修成柏油路，都是長長白白，筆直的，好像雪峯的倒影。路旁是四五丈高的楊樹，沿街樹蔭下兩旁是花池，玫瑰，矮松，相映成趣。花池的外邊是行人甬道，以花磚砌，街南端的盡頭，南山之麓，有座崔嵬瑰麗的希臘式白石宮殿建築。雪峯挺秀，白楊的林蔭大道，——古羅馬的白楊石道——直通山麓，深遠之緻，有不能言宣者。建築，則機關，學校，公寓都是雅典

百代翁寺 (Pavilion) 式，住宅，商店和附屬機關都是哈薩式，半伊斯蘭半中國的格局，屋高於地五六尺，以木石架之，樓梯通之，房簷榫牙，彫琢繪飾。公家建築無垣牆，淺草環之而已；民居或圍木柵，或繞花籬。戰時靠行人道一邊的林蔭花池都改成菜圃，家家自種門前蔬。晚風夕陽中，白雲漸染暮靄，市民勞動之餘，「採薇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阿拉木圖之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市中，而城市如在鄉村中，合古希臘山城 (Acropolis) 與周之井田農里情況，可以想其大致。

哈薩立國簡史

「突厥自隋唐即見於史。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即裏海。○唐詩謂之雷霜海。）○萬餘里。○南至沙漢。○北至北海。○唐初有西突厥。○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裏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牙於唐。○茲北三嶺山北。○并烏孫。○西域國皆臣之。○後分東西二部。○一居伊列以東。○一居伊列以西。○」

——李晉年西域回教考——

我在阿拉木圖，常常到一家書店去，留戀三樣東西，徘徊不忍去；一是鉅帙紅軍地圖，一是新版的外蒙塔文共和國（唐努烏梁海）郵票，另外一宗是以哈薩圖案精裝的俄文版「哈薩共和國史」。因美金族費有限，躊躇之間，已為他人買去。結果，我在小八雜市破貨攤上，以五十元盧布買了一本一九四一年出版俄文史詩「準噶爾」，金裝插圖，歌誦哈薩在伊犁河流域一帶的英雄事蹟，我現正求人漢譯中。因為「哈薩共和國史」中說，哈薩起源，來龍去脈，興衰之迹，完全無從稽攷，祇能自中國史料中窺其涯略。又因，「準噶爾」，俄文意義，指北疆伊犁至迪化一帶，而「東土爾其斯坦」則指南疆。這次，伊

卑叛變，潛號「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項莊舞劍，命意何在？所以從「哈薩共和國史」中無法尋覓之歷史淵源，祇好求之於「準噶爾」史詩的源頭了。

翻開蘇維埃聯邦全圖，哈薩斯坦共和國東至斜米、接阿爾泰（意金）山，南至登布爾，西至裏海，北至庫斯坦那，分東南西北四哈薩斯坦州及其他八州之地領域與唐初西突厥略同，幅員為新疆一倍，等於歐俄五分之四，為蘇聯十六共和國中最大一國。地在中央亞細亞，與新疆同為亞洲民族之故鄉，中國漢族，印度種族，以及土爾其，匈牙利民族都本源於此。

哈薩族，是歷史上新興的民族，其萌芽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期，其成羣流遷，相當北美獨立的年月。因此，任你從任何歷史古籍上，也找不到「哈薩人」的蹤跡，歷代史以及法德俄文拉丁文史籍中，不外突厥，韃靼，回鶻幾種名字，但都不是哈薩。在蒙古成吉思汗後裔的四大汗國時代，在波斯的汗和在基輔的金汗改奉伊斯蘭教以後，與回教徒雜居通婚而遺留下來的子孫，就是哈薩，血統是蒙古，宗教是可蘭的「蒙回」。與東甘回之為「漢回」，起源正同。李光庭西域圖考有回鶻回同辨，今哈薩人與畏吾爾人之別；哈薩乃奉回教之蒙古人，民風慍悍，以搶掠戰勝為光榮，仍是成吉思汗遺風。

因此，哈薩的歷史不過二百餘年，除了以往或東西流遷，或為帝俄與土爾其或波蘭戰爭時之驍騎精兵而外，文化似無可以傳揚者。革命後，立國至今不過二十幾年，却有顯著的進步。二十年中，可以有成績可言，不能有歷史可述。一九一七年哈薩英雄阿蒙蓋賽戴附和革命，率眾攻殺白黨，所向披靡，一部份族人被他的寶刀駿騎放逐到中國的新疆。七八年的革命過程中，哈薩斯坦飽經饑饉逃亡的患難，古老的宗法制度既經破壞，青年蘇維埃幹部尚未養成，在此青黃不接時期，猶豫躊躇，互相猜忌，人民感覺徘徊歧路，莫知所從，直到一九二三年，恰帕那克貝威葉甫以老成碩望，領導哈薩，組織共和國，加

盟蘇聯，擁護五年計劃，試辦集體農莊。五年生聚，五年教訓，五年建設，至一九三九年一切現代化規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慶祝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中央蘇維埃宣布各共和國對外獨立，成立國防部外交部。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在哈薩國都的時候，我國領館接獲通知，交涉員公署撤銷，以後一切問題直與哈薩共和國外交部交涉。哈薩共和國各部會首長均係哈薩，主席兼行政院長文德宋諾夫，外交部長塔什巴葉甫，次長薩蒙多夫，均哈薩世家，但他們與黨部書記長庫爾祝臨（俄羅斯人）融洽無間，竭誠合作，從無拂逆。

近七十年來哈薩逃入新疆之事層出疊見，但以光緒三十二年及民國初年及二十九年三次人數最多。究其原因，遼清光宣間逃哈，係因帝俄政府移民殖邊政策，俄人佔有哈薩牧地所促成；民國四年至十二年逃哈，係因逃避兵役及革命內戰，民國二十九年一次，乃因蘇聯西部遭德國蹂躪，牧畜業大受殘損，不得不行集體農場增加畜產之策，取私人牛羊鑒於集體農場，詎哈薩不明大義，紛紛遁逃，逃入新疆。據蘇聯統計，是年哈薩斯坦共和國百分之七十牲畜亡入新疆。可是從三十三年起一年間，新疆蒙哈逃往友邦蘇聯者甚衆，新疆牲畜合法非法輸入蘇聯者，以數千萬頭計。本來，聚居新蘇邊境的游離游牧民族，向以中俄兩國內政休戚爲向背歸趨，此乃事實。不幸過去俄哈逃新，俄國官吏總以爲友邦嗾使侵地，中哈逃蘇，又以爲鄰國勾引教唆。此在俄國亦痛心疾首，爲內政上一大隱患。中俄兩國同遭哈薩東西越境流遷之害，同病相憐，則亟應通力合作，使兩國毗鄰地帶政治文化平衡，哈薩自能定居，邊界自可安甯，而中國西域，俄國東疆，得於安定中求進步，此中蘇未來關係上最關緊要之問題。

哈薩共和國立國前後二十五年，唯革命，建設，流遷，與遷都四大事。關於革命，建設流遷，前面已約略言之。一九二八年哈薩共和國首都自西南之喀宰歐爾德（Kaz-Oord）遷往阿拉木圖，其實喀宰故

都建設規模已很可觀，（我從一套照片上看到）但是哈薩爲徹底實行革命，爲積極建設東部邊疆，爲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自此經過，爲便於招呼留居伊犁，塔（爾巴哈台）城的哈薩同胞，哈薩政府毅然決然遷都阿拉木圖。這樣，不祇地域上，蘇聯的後庭更近中國前門；歷史淵源上，哈薩首府又遷回周穆王會西王母的地方。

哈薩佚史補闕

「初康居國沙門康僧會，以淨化爲生，至建康精勤行道，感得舍利，以示孫權，權大嗟嘆，爲建寺塔居之，名曰建初寺，江南之佛法，自是而成」。

——扶桑島地墨雷三國佛教略史——

從紀元前至紀元後一世紀，大月氏族後裔迦賦色迦王，原建節天山山脈，今新疆西北以及南疆哈薩斯坦一部都在治內，東北連於蒙古。蒙古地方的匈奴強盛之後，攻佔其東北，迦賦色迦王率衆越過天山，奔往中央亞細亞，由此次第南下，建國於嬌水（即今俄羅斯^{Омск}之濱，並滅當時盛極一時之希臘人所建大夏王國。不久，又越雲嶺（即天山）山脈，自印度之西北隅侵入印度，西取安息（今波斯之東部），遂完成自中央亞細亞跨印度波斯之一大王國，所謂犍陀羅王國。此大月氏帝國，武力威震四鄰，迦賦色迦王篤信佛教，一時佛教大行於中亞，當他大軍東指印度東部的摩揭陀國時，摩揭陀國獻佛鉢與馬鳴菩薩以求和。從這段史實上，關係今之哈薩有兩點焉：（一）蒙古地方的匈奴既佔大月氏故地，出蒙古地方，促成蒙古繁殖，千餘年後，突然崛起，循匈奴攻大月氏及中國的故道，直抵多瑙河及長江，

而留駐當年健陀羅國之西疆者，即今哈薩人的祖先。(二)哈薩斯坦的地方，在健陀羅國時代盛行佛教，漢明帝夢金人求佛法的因緣，實由於漢朝與大月氏(健陀)同盟伐匈奴，文化溝通之結果；但因哈薩故地與印度波斯之淵源，及後印波相繼奉伊斯蘭教後，哈薩斯坦從之，馴至後蒙古人之留駐哈薩斯坦者亦從之，成爲今日哈薩民族，而地遂以人名爲哈薩斯坦。

今哈薩斯坦地方，漢時初爲大月氏之西北屏蔽，後爲康居國。唐時屬大食，唐書大食傳「黑衣大食阿蒲菴拂嗣，唐肅宗正德中來貢，代宗封爲元帥，用其兵收兩京。」是同教在唐時與吐番(西藏)相仇，而與中國和睦，終唐世，葱嶺(天山正幹)以東皆畏吐番，葱嶺以西皆臣大食。北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後隸屬於同教木達英國(今布哈爾)，徽宗宣和七年遼亡主耶律大石西走，招降西州回鶻，稱帝，建都於阿母河，西域諸國皆屬焉，是爲西遼，耶律大石久被中國文化，此爲中亞及俄西域之漢朝後再度曾被中國制度儀文，惜爲時甚暫。成吉思汗滅乃蠻，及花拉子模國，於西域置親藩，斯時哈薩斯坦屬高闊合汗國之阿母河省；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喀什王鐵木耳忽與在中亞之父王同時改奉回教，而新疆及今蘇聯東邊回教大盛。鐵木耳之父王受元太宗封爲「哈薩岱」汗，(治今哈薩斯坦)其國蒙古臣民既奉回教，遂自稱哈薩人，此哈薩得名之由來。一般元史學者均以「哈薩岱」音近「察哈台」而認爲「察哈台」，實乃一名兩音。明中葉後，哈薩斯坦爲厄魯特四衛拉所居，即明史所謂瓦喇。清雍正五年伊犁策零因南疆回教主瑪罕木，乾隆二十年中國派兵平伊犁(一七五五年，二十四年再定伊犁，逆裔霍集占亡南疆，自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一七五九—一七六九)回教主裔孫張格爾屢叛，用兵不絕。至光緒七年會紀澤還伊犁，與俄人訂聖彼得堡條約，遂將今哈薩斯坦東部，讓歸俄屬，其第七款載明：

「伊犁西邊地方，歸俄國管屬，以便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國伊犁地方與俄國地方

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處，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訂舊界。」

在中國對中亞哈薩斯坦的交通史上，有四個顯著的事實：（一）周朝穆天子以元首身份前往懷柔遠人，爲外交上最大成就；（二）漢朝的遣使與和親政策，使天朝聲威遠播；（三）唐朝與回紇同盟伐吐蕃，唐遣大將高仙芝（高句麗國人）爲盟軍最高統帥，駐在中亞費爾干那（今蘇聯土耳其斯坦），令哈薩斯坦地以至俄索斯河（Oxus），均屬高仙芝節制，當地人民宜食盡，對天朝大軍恭維無微不至，紀元七百五十年，高仙芝班師，竟將其行轅所在之塔什干城縱兵洗劫，中亞人民大憤，與波斯結盟；唐朝大軍班師時爲中亞回紇遮擊，波斯大軍斷其後，前後夾攻，次年圍困高仙芝于費爾干那附近之阿圖拉什，大戰旬餘，唐兵突圍敗逃，其狼狽與那賊奔進軍莫斯科敗歸情形，可以比擬。所以，高仙芝率領殘衆，不敢回長安，在南疆征討西蕃，以圖將功折罪，而師旅益殘，乃窮追西蕃，至帕米爾最高雪峰之進退維谷，全軍覆沒，高亦殉國。關於阿圖拉什一役，唐書隻字未提，高仙芝傳亦僅寥寥數語。（此段史話係著者獲之於某國駐華使節檔卷中關於中亞及新疆材料索隱，據該使節云，係採自法國史學家之考證，其按語曰：「倘無高仙芝在中亞屠城之舉，則今日蘇聯之中亞仍是漢家天下。」）（四）消雍正乾隆間，平準噶爾時，大將軍羹堯屠殺過甚，茲不細說。總之，周漢的外交政策，以和平文化爲主，兵威國勢爲副，以同化西域，着着成功；唐清之窮兵黷武，雖一時快意，於無形中爲後世千百載種下無窮禍患。

說到哈薩的歷史背景，其與中國有關者，最見不外四點：

（一）哈薩是否適合「共和國」政體及「集體農場」制度。昔年肅穆王視察邊民之後，就認爲「和治諸夏」和「萬民平均」是宜化游牧民族的最佳對策。哈薩是蒙古種族，蒙古之庫里爾泰大會制度，最